

玩噱头，赌概率，欺诈营销… …

说是公考培训，倒像赌场暗坑

今年，为缓解就业压力，不少省份公务员招考增加了招录职数，公考报考一时火热。记者深入公考培训机构调查发现，当前火爆的公考培训背后，暗坑着实不少。

玩噱头、赌概率，“不过退款”稳赚不赔

近几年，以“国考”“省考”等为代表的公务员考试一直保持很高的招录比。辛苦备战公考，仍大概率落榜，让不少考生寻求“上岸”的确定性。瞄准这一需求，一些公考培训机构适时推出所谓的“协议保过”“不过退款”等保证协议。

“如果考不上还能收回学习费用，相当于买份保险。”一名公考考生说，公考培训班主要分协议班和非协议班两种，约定“协议保过”“不过退款”的是协议班。如果考生未通过考试，公考培训机构会根据协议条款全额退款，或扣除部分学费后再退款，以弥补学生损失。

在不少考生眼里，即使协议班学费比非协议班高出不少，他们也认为协议班“性价比更高一些”。

2019 届毕业生刘昊去年参加东部某市的事业单位考试，毫不犹豫地报了标价 3 万多的“封闭面试班”，最终被录用。“就当花钱买个心安。”刘昊说。

抓住考生“想赢怕输”的心理，一些公务员培训机构借势甩出“高价有理”的论调，将协议班学费标得高到离谱。南昌市井冈山大道上的华公教育价目表显示：“星火封闭笔试班”1.88 万元，“星火笔面协议班”4.98 万元，“星火笔面高端协议班”9.98 万元。

相关工作人员告诉记者，4.98 万元和 9.98 万元的班会签“不过退款”的协议。4.98 万元班的考生落榜后可得到 3 万元的退款，9.98 万元班的考生

享受全额退款。

宛如“对赌”的“高价培训”是否“有理”？业内人士指出，这些高价协议班看上去是在为考生“兜底”，实则是稳赚不赔的“概率游戏”。培训机构靠设定退费比例来保证成本；靠赌通过率来获取全额高学费；靠占用预收学员资金利息增加盈利——每种花样都能赚钱，不过是赚多赚少的区别。

采访中，有些学员告诉记者，协议班退费其实并非易事，还要通过层层“关卡”——提交退费申请繁杂、申请受理后审核拖沓、工作人员百般刁难，退费犹如“褪层皮”。

今年 7 月中旬，中公教育因遭学员频繁投诉退费难而深陷“退费风波”，被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点名。



难维权、作用微，公考培训待降虚火

针对公考培训的市场乱象，记者采访了多个部门，得到的答案都很“简洁”。

对于师资问题，人社部门表示，公务员培训并非技能培训，目前对培训机构的师资没有硬性要求，更无公务员培训师职称之说；就价格问题，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表示，培训机构收费实行市场调节价，“价格高低管不了”，只有“不明码标价”“不履行承诺”等行为才会管。

实际上，由于缺乏行业标准，无行业协会和相关法规监管，且对从业人员无准入门槛限制，公考培训行业虽乱象丛生，考生却很难维权。

“培训机构之所以敢漫天要价，

正是因为抓住了考生求快求稳的心理。”江西财经大学大学生职业发展促进中心主任王玉杰说，平时知识基础弱、学习能力不够的考生，很难通过突击培训实现“翻盘”。

江西省委组织部一位担任过公务员面试官的干部认为，在面试中，考生的问题把握能力及语言表达能力是很难在短期内快速提升的。有的培训班会教考生一些所谓“套路”“诀窍”，“而这对考生并非有利”。

多方人士认为，有关部门应及时清查和规范公考培训市场，打击虚假宣传，加强价格行为监管，让公考培训回归理性。

(据新华社)

“众筹”买楼、抱团养老 21 年后… …

上海一群老人捐出一幢楼！图的啥？

最近，93 岁的上海老人浦逸敏和她的老伴们实现了一个心愿——把曾经“众筹”买下，用作互助式养老院的小楼捐给了村委会，让其继续为村里老人服务。“听说这里会被改建成老年活动室，还有午饭供应，我很高兴，它可以继续发光发热了。”浦逸敏说。

5 元、10 元、100 元、3000 元……21 年前，老人们经过商议，以时髦的“众筹”方式买下了位于上海市嘉定区外冈镇葛隆村的一幢空置二层小楼，取名“慈舟养老院”，意在互助养老、同舟共济。十里八乡的老人都喜欢这种养老方式，最多时楼里同时住了 22 人，大家互帮互助、和谐融洽，享受着“无限好”的夕阳时光。

近些年，有些老人离世，有些老人不得不住进医疗条件更好的护理院。而入住者越来越少的最主要原因，是“家门口”的为老服务逐步健全，老人已经有了更多去处。

曲终人散，佳话流传。粉刷一新的老楼，正迎来新的生机。



曾在“慈舟养老院”生活过的老人及其子女在门口留影

“众筹”买楼

眼前的浦逸敏，身材瘦小，但精神矍铄，一头银发打理得整整齐齐，脸上总带着温和的笑容。

20 多岁时，江阴人浦逸敏来到上海谋生，退休前是基层医院的一名医生。医者仁心的她，数十年来保持着吃素的习惯，也由此结识了很多志趣相投的人，大伙儿经常聚到一起。

“既然这么谈得来，不如住在一起养老好了。”看似玩笑的建议，其实不少人都记在心上。有的老人觉得，自己吃素，和家人的口味对不来；有的老人想把本就不

大的房子腾出来给小两口住；更多人是因为儿女都忙，自己在家也无人陪伴……

“真能住一块儿就好了。”浦逸敏也这样想。

1998 年的某天，老伙伴带来消息，嘉定区外冈镇葛隆村 132 号的农村信用合作社要搬迁，两层小楼空出来了。“能不能就买下这幢楼？”大家提议，请文化程度最高的浦逸敏去和对方谈谈这事。

听说老人买房是为了养老，农村信用社非常理解，“谈判”顺利进行。1999 年元月，双方签订协议，总面积约

200 平方米、造价超过 6 万元的小楼，算上折旧，最终以 5 万元的价格将使用权转让给老人。

消息传开，大家热情高涨，5 元、10 元、100 元，最多的一笔超过 3000 元……记者在当年账本上看到，共有 230 余人次参加了“众筹”。“很多老友其实没有入住需求，只是为了献份爱心，帮我们实现这个心愿。”入住老人陈季芬说。

小楼买下了，很快迎来一位又一位入住者，一段“互助养老”的时光开始了。怀揣美好愿望，老人们将小楼起名“慈舟养老院”。

帮助。“我们大都是外村甚至外区过来的，但村民没把我们当外人，瓜果蔬菜熟了，会给我们送点，年轻人会帮我们扛米面、柴火等重物。我们还遇到一个做窗帘生意的老板，自己掏钱帮小楼重新装修了窗户。这些善事我们都记着。”

村民尊重老人，老人也回馈村里，并从中收获一份尊重。浦逸敏干起本行，每周都会去村里的药师庙，为村民免费量血压、针灸、检查一些小毛病；村里的小孩也喜欢和老人们玩，小楼成了他们放学后的临时“托班”……

们轮流做饭；公共区域卫生也轮流打扫，就像小学生‘值日’；有人身体不适，大家会一起照顾。门口还有一片菜地，种了黄瓜、西红柿、茄子、丝瓜等很多菜，实在没有的，就结伴去村口买，另外子女们也会送些来。”

入住老人徐凤英的女儿张琴就经常带着菜或生活必需品来看望老人，并帮助做些家务。“妈妈就喜欢这里，说这里的老人都不爱计较，过得很舒心。生病了我们把她接回去，病好了就吵着要回来。”

回忆过去，浦逸敏很感谢葛隆村村民和爱心人士

“抱团”养老

再迎生机

没有人敌得过年龄的增长和疾病的来袭。十几年间，“小老人”逐渐高龄，其中有的离开了人世，有的身患疾病或自理能力变差，不得不转入条件更好的护理院。与此同时，“家门口”的养老院多了，居家养老条件也在逐年变好，没有新的老人再来联系浦逸敏，小楼也就到了“退休”的时候。

2015 年夏天，徐凤英老人再次摔倒，张琴实在不放心让母亲回到小楼，选择入住了一家老年康复中心。徐老的搬离，终结了“抱团”养老的时光。2017 年，在小楼独自居住两年后，浦逸敏也因身体原因离开，入住上海嘉定双善养老院。

该怎么处理这幢楼？浦逸敏认为，当时是很多人共同买下了小楼，它不属于任何一个人，以后也不应该被个人占有。“仔细想想，你只能把它捐给集体，让它为老百姓服务，去发挥更大的价值。”

200 平方米的小楼，按上海现行市价，已超过 500 万元，但就像当年买楼一样，浦逸敏捐楼的提议得到了老伙伴们或其家人的一致同意。

“我们很支持老人的决定。这些年来他们好几次为地震灾区、留守儿童、身边的困难家庭捐款，房子更是带不走的东西，他们一定会把它留给更需要的人。”张琴说。

今年 6 月，葛隆村党总支书记、村委会主任陈学锋代表葛隆村，郑重地接受了老人们的房屋捐赠。大家一起在小楼门前合影时，浦逸敏对陈学锋说：“取之

于民、用之于民。一定要让这幢楼继续为村民服务，这也是我们向葛隆村表达的最后谢意。”

目前，居住在葛隆村的 60 岁以上老年人有 500 多人，全村现建有一处日间照料中心。陈学锋说，葛隆村正在开展美丽乡村建设，村里初步考虑把这幢楼改造成有助餐服务的老年人活动场所。同时，会把一个房间还原成老人互助养老时的样子，作为小型展示馆，留下温情回忆，铭记老人善举。

上海是全国老龄化程度最深的城市之一。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，全市户籍 60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 518.12 万人，占户籍总人口 35.2%。近年来，上海着力推动农村地区养老服务充分、平衡发展，提出“到 2020 年，农村每个街镇至少建有 1 个标准化养老院，纯农村地区村组睦邻点实现全覆盖”等多项具体目标，并强化考核机制，确保任务完成。

“谁都希望养老不离乡邻、不离乡音，好在现在养老院、睦邻点都离家不远了，还可以叫护理员上门服务，再像之前那样选择‘抱团’养老的肯定就少了。”陈季芬说。

但“抱团”养老的实践却带给基层干部诸多思考。外冈镇党委书记李雪表示，浦老他们之所以有较强的幸福感，很重要的原因是他们在邻里互助的过程中感到被尊重和被需要。“硬件提升以后，农村养老还要在丰富老人精神文化生活上下更多功夫，带给他们更高质量晚年生活。”

(新华社北京 8 月 12 日电)